

兼濟堂文集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十九

勅封孺人嚴母江太君墓誌銘

勅封孺人魏母李太君墓誌銘

誥封宜人杜母劉太君墓誌銘

前封楊母孔太孺人墓誌銘

節婦趙孺人墓誌銘

勅封孺人孟母張太君墓誌銘

誥贈恭人孟母姚太君墓誌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誥封恭人王母李太君墓誌銘

待贈高母魏孺人墓誌銘

祭左都御史孫公文

祭方伯猶龍楊公文

祭兵部督捕右侍郎賢甫楊公文

祭沈曙白太史文

祭山東巡撫袁九敘同年文

祭徵君孫鍾元先生文

祭吏部鴻公史君文



祭都諫梁素洲年伯文

祭翁紫芝年伯文

祭少宰孫北海先生文

祭張仙槎年伯文

祭外祖明故驃騎將軍喻雅張公文

祭趙友槐隱君文

祭白方玉文

祭太學生喬京弟文

祭大廷尉岱仙于公文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二

祭中憲大夫潮州太守叔氏麗榆公文

祭孺人魏母李太君文

祭池心王母許太君文

祭嫂馮宜人文

五馬山祈雨文

告崔府君廟祈晴文

勅封文林郎先考拙菴府君行狀

勅贈孺人先妣張太君行狀

勅封孺人亡室袁氏行實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九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 勤同較

荔彤

勅封孺人嚴母江太君墓誌銘

江太君者禹航嚴忍公先生之淑配而更垣都諫顯  
亭公之慈母也以子貴封太孺人太君後忍公先生  
二十年卒瀨亭公命其子侍御柱峯以行實請銘於  
余余惟太君闡範著聞已久蓋有誌之不勝誌者則  
亦誌其大者可乎按狀江爲武林望族太君生而賢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一

淑時忍公先生承太常公清白之後家益落拓又值  
元配俞孺人早世思得賢者爲中饋主太君父叔洪  
公與忍公爲友遂畧輩行以禮聘焉時年十五耳結  
褊之夕忍公先生以家之隆索率由婦人殷殷以古  
處相勗太君述其庭訓以對且曰敢不毘勉承厥志  
因是孝以承先慈以逮下積德以裕後勤儉以治家  
拮据劬瘁朝夕弗遑五十有七年所孜孜克踐者結  
褊時數語耳先是忍公先生久以詩文知名海內客  
至武林罔不投刺執贄者先生素不問家人生產而

雅好交遊食客常滿座且時挈二三友人樽櫺壺觴  
往來天目石鏡諸名山誇濟勝之具動輒旬日太君  
供饋無乏皆出諸碎繡紡績手自經營而先生曾不  
知所從來也嗣後十年而灝亭舉於鄉又六年而  
皇朝定鼎灝亭之弟渤感疾歿又三年而忍公先生以  
痰疾終太君悲與勞並幾蹈危症然猶時時教灝亭  
以謝絕人事閉戶下帷灝亭故通材於天人治亂之  
故綱紀得失之由素有以窺其大要而通其條貫所  
著書幾至等身乙未大比果成進士官庶常擢居諫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二

垣及

鈞命之日具紳笏再拜謝母氏教育恩母儼然正告曰  
若父生平讀書誓爲百姓興利除害而有志未逮徒  
輒迺吉錄一書託諸空言汝受

天子簡拔爲獻納臣當知無不言思以孝於而家者忠  
於而國灝亭頓首受教惟謹故居諫垣時凡所建白  
皆天下大計民生休戚每一疏出朝覆奏而夕報可  
無不見之施行雖直言敢諫忠盡性生哉然得之賢  
母之啓迺者多矣

今上御極之三年冢孫方貽復以詞林擢臺諫直聲丕著一時濟美遠近羨之而太君之諄諄教其孫者無異教其子也昔雋不疑之母徒以平反寃獄激勵其子前史賢之况太君閨中之訓由于子及孫動關國計民生如此其大者乎而子婦僕婢煦育長養俾人人効力有自得之色者又其餘也灑亭旣內擢候誥命請告星馳旋里會太君七袞仲孫業自北捧父年再恩綸來季孫樽又射策司馬與余有一日之知並轡歸壽太君太君白髮朱紳翟服盈門子孫環列見者罔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不以爲神仙中人也明年太君病且革灑亭視湯藥親含歛生榮死哀洵盛事哉粵稽嚴氏自太常以來世爲東南宗獻忍公先生又儒林耆碩灑亭父子再陟詞林後先諫議晉京卿其所著述後世徵信焉觀灑亭所以狀其母者至悉且痛更何俟余言以貽芳形管余獨誌其事之大者勒諸貞珉以告嚴氏之子孫且以告天下之爲人子孫者使知母氏之聖善至斯而已極也詩人所謂無父何怙無母何恃豈虛語乎余每讀劉子政列女傳而嘆其文辭典蔚爲三代

之遺書思采錄史傳所記續之以爲女範而有志未  
逮倘勉成斯書若太君者能不與於賢母之列哉太  
君生於故明萬曆丁酉年六月初六日卯時卒於  
皇清康熙七年戊申三月初六日戌時享年七十有二  
子孫某等將以某年月日祔葬於封都諫忍公先生  
之墓禮也墓在梅園圩之陽爰爲之銘

銘曰爲婦則勞爲母則乳懇懇懃懃師也兼父織紵  
酒漿農場蔬圃有子掖垣有孫繡斧四德罔愆五福  
兼取梅圩之陽松楸蔽塢旣利且安休哉斯土奕葉  
兼濟堂文集  
繩繩永懷令矩

卷之十九

勅封孺人魏母李太君墓誌銘

蔚州魏環溪余同年友也性至孝壯歲由光祿丞請告終養奉李太孺人歸里以誠敬侍色笑者歷十一載太孺人以壽卒於寢已酉之八月朔環溪以太孺人行實至京師并寓書於余而請銘焉其言若以余之與人素無溢美而又以仁孝之言足以表其親嚴正之行庶幾可以安爲子之心乎余惟是太孺人之聞德慈範生平聞之已稔固不待覽狀而後悉之也又安敢以不文辭太孺人姓李氏生於名族祖諱祺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五

舉孝廉任青州司李父諱登科河內縣尉太孺人賦性端恪寡言笑德克而容肅尤善女工中饋事及笄歸新城府君府君素以文行爲士林引重讀書每至夜分太孺人機杼聲恒與之相間然稟賦清癯日啖飯不至數升太孺人則必潔必親又常念婦之未逮事舅姑也凡春秋祭祀簋盞菓蔬之屬脉之惟謹惕然感懷霜露曰此爲婦者終身甘旨也長跼几筵音容若睹七袞後始令人代獻且誠兒孫曰致祭先祠孝子賢婦誠敬不懈祖宗享之匪是者勿令與祭家



人皆凜服嚴訓如師保焉壬午環溪舉鄉薦丙戌提  
南宮選庶常未幾改授諫垣迎養京師太孺人庭訓  
慤慤時以正直忠厚勉勵之環溪果直聲震天下一  
時稱名諫議太孺人性尚儉樸衣數澣濯敝然後更  
簪珥不飾珠翠尤痛絕聲歌絲竹曰何用此溷人耳  
目爲惟以孝友勤儉之言時爲子孫娓娓稱述不倦  
又性不樂居繁華地每渡柔乾過飛狐則欣然色喜  
先是環溪欲請終養太孺人數止之環溪遲回數月  
決意請告太孺人聞之亦殊欣懌蓋太孺人愛環溪

之孝依依膝下而又慮環溪之居官太直且年力方  
剛卽遲數載大用亦未晚此其慈愛之隱衷也太孺  
人自六旬後每多痰疾今年夏以濕熱內盛飲水中  
格遂致不起臨終明爽絕無憤懣告環溪曰吾年逾  
八旬可謂得壽願汝曹教訓子孫世守清白足矣嗟  
乎彤管之書所以彰閭德明坤教也太孺人少習內  
則之書長有齊眉之譽居家捍外侮而能忍相夫置  
副筵而能和至於教子成名花誥榮頒里閭生光童  
叟謹趨太孺人雪鬢鳩杖望闕成禮澹然無矜容迨

卒之日自戚里姻婭下及童僕媼婢莫不躡踊號痛如失所天非甚盛德其能令人悲感如斯乎至於光祿公十年膝下湯藥必嘗匙箸必謹視無形聽無聲其於事親可謂無毫髮憾而猶以終天爲恨也彼世之視一官爲榮幸往而不返使其親終日懸懸於倚門倚閭者獨何心哉如太孺人者誠可謂有子矣太孺人生於明萬曆十七年十月初六日寅時卒于今康熙八年六月十六日亥時享年八十有一子二長象懸次象樞卽光祿公也順治丙戌進士封徵仕郎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七

刑科左給事中前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令任光祿寺丞女三孫男三孫女四婚嫁悉載本家狀中環溪以己酉年八月廿四日啟新城府君之墓而耐焉禮也於是按其狀並生平所聞者誌而次之以銘銘曰美旣備矣壽而康日躔鶉首悶幽光慈惠嚴格禮以勸澣衣糲食不暫忘有子文武家聲揚給諫光祿直且昌竒花靈草恒之陽庇根本兮澤未央鬱鬱佳城集吉慶傳之列女播遺芳

諱封宜人杜母劉太君墓誌銘

太宜人姓劉氏蘄州廣文公諱銀女年及笄歸庶常杜月湖府君府君性純孝其事父母晨昏定省承順竭力太宜人爲之佐奉養飲饌務得歡心舅得痰疾與府君起居視膳左右順適五歷寒暑已而舅卒泣以蒞事脫簪珥以襄不逮及服闋府君以癸未成進士觀政銓部時姑在家寢疾太宜人夙夜敬事下至廁禴澆濯不以委諸婢姑疾垂危屬纊太宜人祝天願以身代姑忽甦人以爲誠孝所感云甲申寇變府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八

君奉母避難共城山中

國初辟在籍進士赴選府君捧檄赴召除授庶常隨分校春闈事竣卽歸里未至家遽捐館舍太宜人聞訃哭泣不食又懼貽姑之憂遂節哀襄事夔夔栗栗猶然人子之在母前也如是者數年及姑卒太宜人哀哭呼諸子而言曰爾大母年享八十有四可云壽矣但生爾父一人而未獲視含飯爲可痛耳時宸輔兄弟幼弱一切墓祭大事太宜人苦心規畫悉協於禮服闋值黃流爲災垣邑四面皆巨浸宸輔兄弟奉

太宜人於城外僦屋而居日夜憂喪殮之不遑宜人  
諄諄以勉讀父書爲訓每篝燈縫紉親督課誦甲午  
宸輔舉於鄉乙未捷南宮太宜人謂之曰常憶爾父  
言生平未嘗行一刻薄事兒曹必有顯達者今汝幸  
登科第先人之言不虛矣宜益敦忠厚以承先志暨  
丁酉宸輔仕戶曹奉差通昌出納詳明廉潔自守悉  
出太宜人指授越歲宸輔奉差濟墅太宜人至署居  
數月卽促駕歸曰三吳風俗奢靡非我所喜也未幾  
海寇跳梁京口鼎沸其殆有先見之明耶辛丑宸輔

奉命觀察邠乾聞其代攝臬篆語之曰臬刑官也民  
命攸關死者不可復生汝其慎之退食之餘必問所  
平反幾何人無何宸輔以引律失出鑄官太宜人聞  
之曰志在活人庸何傷無以此易慮也旣復補秦中  
迎養抵任值仲孫云亡太宜人聞之哭悼過傷飲食  
減少時宸輔以賚表赴部比旋太宜人已寢疾然猶  
語言自若又越日宸輔兄弟環侍於側忽瞑目而逝  
未嘗一言及後事太宜人生於明萬曆己亥年八月  
二十五日卒於清康熙丙午年六月十六日享年六

十有九生子三長皇輔奉

旨改名宸輔中乙未科進士歷任戶部廣西司郎中陝西按察司僉事陝西斷事司斷事娶時氏邑孝廉時公雨暘女繼娶李氏濬邑庠生李公明儒女次皇弼邑庠生娶雲氏邑廩膳生雲公從龍女次皇樞國學生娶王氏邑吏部尚書王公永光長男廣靈縣公僕女繼娶李氏滑縣庠生李公鶴昇女孫男十人今將以丁未年十二月十五日啟庶常府君之壙而合塋焉宸輔之昆季不遠千里持狀至京命余爲誌余不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十一

文何足以闡揚太宜人之德惟是丙戌會試受知於月湖師闈中以第一人擬元後以房次改置第十二名常以天下士見許而相期甚遠大乃今介功名僥倖叨廁綸扉而師已玉樓天上倏忽三十餘年矣猶幸吾母之存以受諸嗣君之祿養庶幾少慰南陔白華之思而孰意歲月遷流復與化而俱往耶介因狀以考太宜人之行嘉言懿範未易殫數其大者孝事舅姑養生送死以婦道兼子道慈育諸子朝誡夕訓以母道兼父道其他性尚儉省而動止則如禮治家

嚴整而御下則寬厚戚黨多膺仕而田姑村媪歡然接之無怠容少精於女紅至年逾六袞而酒漿紡紝之事猶必躬親以率諸婦昔漢樂羊子之妻躬勤養姑以積學勉其夫魯公父文伯之母博達知禮以思善教其子若太宜人者可謂兼之矣月湖師官庶常母宜稱孺人以子宸輔封太宜人從其貴也

銘曰始也爲婦集蓼茹苦午夜篝燈助夫汲古爰登木天聊與噲伍鵬翼中隳勉持門戶繼也爲母命子傴僂膽和熊丸遊心藝圃黃鶴興悲淚落如雨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十一

天寵煌煌被服華組宜繪彤管壺內之矩

木天聊與噲伍鵬翼中隳勉持門戶繼也爲母命子

傴僂膽和熊丸遊心藝圃黃鶴興悲淚落如雨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十一

嚴整而御下則寬厚戚黨多膺仕而田姑村媪歡然接之無怠容少精於女紅至年逾六袞而酒漿紡紝之事猶必躬親以率諸婦昔漢樂羊子之妻躬勤養姑以積學勉其夫魯公父文伯之母博達知禮以思善教其子若太宜人者可謂兼之矣月湖師官庶常母宜稱孺人以子宸輔封太宜人從其貴也

銘曰始也爲婦集蓼茹苦午夜篝燈助夫汲古爰登木天聊與噲伍鵬翼中隳勉持門戶繼也爲母命子傴僂膽和熊丸遊心藝圃黃鶴興悲淚落如雨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十一

嚴整而御下則寬厚戚黨多膺仕而田姑村媪歡然接之無怠容少精於女紅至年逾六袞而酒漿紡紝之事猶必躬親以率諸婦昔漢樂羊子之妻躬勤養姑以積學勉其夫魯公父文伯之母博達知禮以思善教其子若太宜人者可謂兼之矣月湖師官庶常母宜稱孺人以子宸輔封太宜人從其貴也

銘曰始也爲婦集蓼茹苦午夜篝燈助夫汲古爰登木天聊與噲伍鵬翼中隳勉持門戶繼也爲母命子傴僂膽和熊丸遊心藝圃黃鶴興悲淚落如雨

前封楊母孔太孺人墓誌銘

余師宮諭楊先生亡後之二十二年夫人孔孺人以疾卒於濟寧里第庚戌其子通睿等來告窆且速銘余受狀讀而嘆曰嗟乎當有明之亡流寇難作一時士大夫倉皇中禍其間鮮能善全至閨闈之中明知大義不難殉節以報夫子而忠憤激發君臣之間夫婦之際皆可無憾者有幾人哉方闖賊陷京師時先生與孺人誓同死既而先生被執飲醜垂斃賊覺灌以水得不死衛益嚴復不得死孺人與兩姪楊氏祝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七

氏同時自經一幼女亦投水而孺人獨以救得生賊尋敗遁先生與孺人祿難民中乘間南下當是時寧計及生全哉其不死命也而先生之忠與孺人之節大義相成千古不可磨滅此則在昔所難而時不多見宜傳之史冊久而愈光者也孺人姓孔氏系出曲阜里爲至聖六十一代女孫父瞻庭公諱承倚博學有聲望此孺人之家世也先生初娶黃孺人早卒孺人爲繼室年甫笄事舅姑如成人大叅公年過耆齡僅先生一子督學不輟孺人則奉聶淑人贊家政戒

飭修庀而於溫清無曠禮後疊嬰大故哀毀瘠瘠淚  
逆爲血此孺人之孝於二親也先生爲禁近官家貧  
歲得麥數十斛孺人緝績綴紉操作井臼佐食指從  
先生避亂吳越間茹荼拮据至不可稍忍中原平孺  
人歸葺室廬以迎先生而先生計聞乃率諸子間關  
至毘陵恤緯數年始獲扶視歸墓大叅公之墓次此  
孺人之恭於事夫也大叅公雁行十有三人諸姊妹  
內外女婦無慮數十餘家伏臘往來罔弗周洽得其  
歡心歲大禋洽糜以活衆又施棺衾瘞遺骸而宗族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之中尤多待以舉火此孺人之惠以及人也孺人以  
名家女爲名家婦孝於親篤於夫睦於宗族內外而  
恩及於里黨之間可爲至美至備而其大節耿耿則  
在於臨患難之時當死生之際引義決烈不爲依違  
相夫子以有成使千載而下見夫忠臣烈婦出於一  
家而當日之情事至今凜然猶有生氣此真可爲女  
宗儒師而無愧者矣孺人生於萬曆壬寅卒於康熙  
己酉年六十有八以先生史館考滿恩封孺人男五  
人通睿大學生黃孺人出次通俊邑廩生次通久乙



未進士授河間府獻縣知縣次通倣邑廩生前卒俱  
孺人出次通倣庶出孫男五汝瑄爲諸生餘俱幼孫  
女八孺人教子如嚴師而撫愛黃孺人子及庶子皆  
恩勤篤厚逾已出其逮下也有樛木之仁以爲是婦  
道之常故不備書先生諱 字冕岫其本末具別  
誌余於壬午歲受先生之知誼不可無言  
銘曰以義爲安死匪不適以德爲宅上壽無斃其昌  
未昌以待來葉大節不磨厚土貞石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十四

節婦趙孺人者耿介峯先生之側室也先生諱復昭號介峯居城北之三里橋東中萬曆戊子科鄉試二十三名元配楊孺人卒無子遺女七人娶趙爲側室異生男以續書香也不意公車之役鬱鬱不得志歸僅及里而沒臨終謂趙氏曰我苦志讀書幸叨鄉薦作孝廉十七年爲文每見稱於海內名家長者是可以售而不獲售命也今困於疾是必死我死則爾其改適焉勿悞爾芳年矣趙氏泣然而泣曰幸得託身

君子雖弗遂曰首之盟然寧敢移所天以爲臬下羞夫于其待我於他日也介峯先生頷之而目瞑是時趙氏始爲節婦蓋年甫十九云止生一女在襁褓中煢煢弱息靡所依倚嗚呼哀矣節婦則毀容易服長齋奉佛足不窺門紡績之聲每至午夜乳哺提携女以成立每言及介峯先生當日事涕泗霑臆蓋數十年如一日也明末戊寅辛巳歲大饑人相食而栢邑尤爲兵衝家計凋零薪爨不給節婦以女紅自課備極瘁勩往來姻戚家言笑不苟代視子女推濕就乾

撫摩調理不啻已出而其律身端嚴始終不惰是以人皆愛而敬之守節六十八年庚戌秋七月年八十七歲無疾而卒余友高邑李伯清其外孫也爲狀以示余曰此丈夫之所難者而孺人爲之古賢女之所難者而今人爲之先生其表而出之以風示巾幗余在長安時卽聞節婦之守如是旣嘆慕其賢及歸里每過圯橋顧瞻道左瞻言閭德望廬而式焉又烏可以不交遜謝而使懿行不見於後世也乎乃爲文記其事而銘之嗚呼余文雖愧於黃絹幼婦之辭而節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去

婦行潔志芳矚然泥而不滓者也後之觀者當與李太白溧陽貞女米元章高郵露筋之貞珉比類而並觀之乎

銘曰維竹與栢雪幹霜柯維金與石歷久不磨于孝臣忠砥柱江河婦志克協彤管宜歌栢舟自矢誓死靡他黃鵠比賦泣泗滂沱茹蘗逾甲皎日煙蘿允續列女琬琰光多雲掩衡門碑永槐波

人皆愛而敬之守節六十八年庚戌秋七月年八十七歲無疾而卒余友高邑李伯清其外孫也爲狀以示余曰此丈夫之所難者而孺人爲之古賢女之所難者而今人爲之先生其表而出之以風示巾幗余在長安時卽聞節婦之守如是旣嘆慕其賢及歸里每過圯橋顧瞻道左瞻言閭德望廬而式焉又烏可以不交遜謝而使懿行不見於後世也乎乃爲文記其事而銘之嗚呼余文雖愧於黃絹幼婦之辭而節兼濟堂文集

勅封孺人孟母張太君墓誌銘

吾讀列女傳而嘆女德之善教子者大約集蓼茹苦之家多而履豐席豫之家少蓋左氏所云人勞則善心生逸則忘善也至若處繁華靡麗之鄉勵和九書荻之訓而俾其子卒有成立上足以輔轍王朝下足以光大前業蓋亦十不得一二焉吳郡張孺人明欽公之長女諱德兼脩嫗亮揆之母也幼嫗女儀年十八歸孟太公時遂揆之大父已捐館伯父禹若公遠宦桂林仲父仲開公客輦下季父在襁褓中產業落乘濟堂文集

卷之一九

七

拓孺人親操井臼脫簪珥以佐堂上甘旨亮揆少有羸疾八歲始入家塾而大公省弟於庠師孺人課亮揆讀書每至夜分親爲背誦至於塾師督課飲食必豐潔常諭亮揆宜訪天下奇士法古聖先賢勿但爲世俗之學以是亮揆發奮讀書六經而外自左國史漢以及唐宋八家無不有以蹈其闡奧而探其精微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員已酉登賢書計偕北上時太公以家計蕭疎父子相依都下迨庚戌成進士簡選庶吉士太公始南旋癸丑春亮揆分校禮闈請

假省視二親悅母之夙疴亦瘳而亮揆依依膝下不忍去母諭以國恩深重當趨赴王程亮揆因受命北上奉

旨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未幾有纂修明史之役信使往來素無恙也乃以庚申八月遽染疾醫治不痊臨歿猶慨然曰吾兒雖不得見然彼盡心職掌夫何憾亮揆泣跪奔喪過鄙南晤余於草堂燈光之下即以誌銘請既而果以健菴徐子之狀來余讀之不禁淒然竊嘆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九

集蓼茹苦未嘗有一日之逸豫內相其夫外訓其子卒致成名於世而享翟衣象服之榮也雖古之孟母何以加哉母生於明天啟癸亥四月廿五日寅時卒於清康熙十九年庚申閏八月初八日亥時享年五十有八以亮揆官內弘文院庶吉士恭遇

覃恩封孺人子女婚娶詳狀中余既叙次而復銘之。

銘曰爲婦也淑爲母慈恩斯勤斯室家宜令嗣克昌  
揆藻詞花磚日影勤率孳天孫星暗泯芳規馬鬣長  
楊秋風悲後享崇封彰厥施

誥贈恭人孟母姚太君墓誌銘

余嘗讀史觀古賢母懿行如和九封鮮之類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爲匪有令母何以有令子且何以行奕葉瓜瓞之慶也乎及考近世閭閻之家與夫崛起田間者則亦莫不推本聖善思永寒泉良以慈範卽臣鵠也邵武太守孟君懷霜丁其母姚太恭人之喪萬里歸來救血爲狀以示余曰公嘗厠太史之列矣彤管其有望也余素耳太恭人令範已悉而又久契懷霜雖弁鄙烏可以辭乃爲序次而言曰太恭人姚氏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九

家寧昌幼習女誡書不妄言笑笄年歸贈公姑性嚴而潔凡縫紉酒漿搔餐滌澆之具太恭人必親爲之至於臥病湯藥祈禱無不備至姑每向人稱之曰季婦賢者也必大吾宗贈公與伯兄乾皆以力耕節用稍稍豐足而仲兄諱坎者不善治生漸致拓落未免遺堂上憂姑有女旣字憐之異甚贈遺餽問無虛日屬纊之際語太恭人曰爾知舅姑之志乎能繼之者子也及椿萱逝而贈公友于之誼益篤資給不乏或轉爲稱貲然得之太恭人內贊爲多蓋不敢忘姑氏

之教也方贈公之壯也負不羈之氣及晚而無所就  
則又將拍浮糟丘與嵇阮爲儔家計瑣屑悉委之太  
恭人太恭人手口卒瘞督懷霜兄弟以讀書光大門  
第所訓勉皆有關忠孝大節懷霜公起家蘭陽令游  
戶曹督餉司儲太恭人咸隨事指訓及懷霜出守邵  
武太恭人執手叮嚀曰爾行矣吾老不能遠涉二千  
石爲親民之官愛百姓當如爾母之愛爾庶乎可也  
懷霜下車甫三月邵武大治奔喪之日碑聯棠蔭截  
銓遮留非以太恭人之教善成之乎嗚呼太恭人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二十

德可謂盛矣平生事親順撫下仁自困約以迨顯達  
恂恂勤儉如一日至於濟里巷之饑賜族黨之急此  
不過太恭人蠲節之餘耳以故門聯雙璧壽越古稀  
象服貤封顯榮備至卽沒而含笑以從夫子於九京  
也亦復何憾而况蔭樾所及正方來而未有艾哉卒  
於順治辛卯年二月初五日距其生於萬曆己卯年  
十一月初八日享年七十有三生男二長凌雲歷陞  
福建邵武府知府次登雲候選推官俱以明經授職  
女一孫男三曾孫一壘以順治九年 月 日合於

贈公之兆禮也

銘曰有姚淑媛重華之裔生稟婺姿夙嫻靜慧躬親  
澣統孝竭甘旨爲婦也範爲母也制伯仲高騫翺翔  
天際孫子繩繩芝庭玉砌鸞緯地封恩爽幽竈佇彼  
曩虹永垂百世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公之兆禮也

銘曰有姚淑媛重華之裔生稟婺姿夙嫻靜慧躬親  
澣統孝竭甘旨爲婦也範爲母也制伯仲高騫翺翔  
天際孫子繩繩芝庭玉砌鸞緯地封恩爽幽竈佇彼  
曩虹永垂百世



南華誥封恭人王母李太君墓誌銘

戊申中秋前五日宗人府丞任城龍錫王君以太恭人之行實偕其書以來請銘曰子欲養而親不在草土餘生投淚欲竭余讀太恭人狀享年八十有三遺耆耄而近期頤此壽之最難得者計此數十年來龍錫之晨昏溫膏可謂至矣而猶以欲養不在爲歎古所謂大孝終身慕者殆此之謂耶太恭人濟寧衛指揮使槐南李公女清淑端莊嫻於家訓李公愛之尤慎於擇婿以王氏爲詩禮舊族乃許字焉年十九歸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翠華公中饋克勤織紉無缺事姑嫜曲盡其孝伯也閨墻從事雀角恭人因告翠華公曰吾以十指佐夫子攻苦硯田中獨無千鍾粟乎自是翠華公友于之義益篤而析產分田盡推以讓伯氏蓋太恭人勸慰之力也及舅歿而竭簪珥以佐喪費姑疾而躬勤湯藥以親厠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備生宗丞君兄弟二人述勞逸之誠勵和尢之風翩翩二難名噪藝苑雖伯子中道夭殤弗遂遠志而宗丞君官大行晉侍御轉江右叅藩雁門蒲阪歷有政聲繼以治績報最

游秩銀臺迎太恭人至任象服魚軒輿從都麗宗丞  
君出彰掖門數十里外蒲伏拜迎道左道人觀之  
莫不嘖嘖稱羨而恭人則貴而不驕心挹如也翠華  
公以寢疾先恭人歿又七年而太恭人以壽終於里  
先是順治八年歲次丙寅三月十三日太恭人歿  
勅封孺人後又晉封恭人治家嚴而不苛御婢僕能  
曲體其飢寒得其心力衣數澣濯卽有新麗者不輕  
更易惜物力也余與宗丞君同譜誼至厚憶昔在垣  
中每過從宗丞君輒以太恭人之慈訓慰篤數數爲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余稱述余竦然起聽方約他日過濟上爲堂上之拜  
而詎意慈母竟厭棄人間而去也哉然吾觀宗丞君  
服官清慎登進正未可量諸孫滿前玉樹森立則太  
恭人蓋五福具備如歐陽永叔所稱蔡公端明之母  
者也太恭人生於萬曆丙戌七月十三日戌時卒於  
康熙七年三月十八日丑時壽八十三子女婚嫁具  
行實中翠華公之卒也朱梅麓大司空已銘其墓矣  
今歲在戊申將奉太恭人之柩耐於同穴禮也余耳  
太恭人之壺範旣稔又何敢以不文辭乃爲之銘

銘曰如圭如璧如鑿如瑩進毫軼耄維德斯貞 寵  
章疊錫花誥增榮庭階玉樹蘭蕙其英備生前福享  
身後名澤長不竭淮濟同清芬遺形管奕世簪纓松  
楸鬱鬱永蔭佳城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十四



此書各篇其不似新舊同篇其狀似舊其書皆其  
章疊錫花誥增榮庭階玉樹蘭蕙其英備生前福享  
身後名澤長不竭淮濟同清芬遺形管奕世簪纓松  
楸鬱鬱永蔭佳城

待贈高母魏孺人墓誌銘

高母魏孺人者余同胞姊也。姊以甲寅年六月日生。長余二歲。少時同在母前嬉笑飲食無不同者。母張太夫人憐余尤憐姊也。幼而穎秀稍長。端謹婉孝。足不履庭。承顏無違。女誡諸書讀之立解。與母氏講論多。出意表。及笄歸。瘿陶高待御桂河公次男光猷。值姑性嚴峻。諸婦多獲譴責。惟姊事之曲得其歡心。於姊妹之間尤善。中外咸稱述。罔間言。值姑王孺人捐舍家務。倥傯一切含歛之事。姊以身親之。躡踊哀毀。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五

裁決諸務。嚴正而劑之。以和動合於則。嘻難矣。先是侍御公居西臺。有女未字。姊推堂上之愛。衣奩巾幌皆手自拮据。經營以故。舅姑倚爲左右手。稱佳婦夫。光猷力學。下帷不問。戶外事諸農桑。耕獲種種皆余姊力人。悉欽其有。內助生子。騫後改名居敬。訓之。不假顏色。垂髫能文。舉孝廉。方期姊享大年。睹後祿。乃以己丑年二月卒。享年三十有六。其時余母張太夫人傷於痛。亦逝。大人命余曰。汝姊賢智。惜不爲男子。爾其爲文以銘之。歸人墓誌銘

銘曰余兄弟五而姊妹二長適於高名裔之次孝於  
舅姑相夫以義訓子和九才華蔚跂惜哉中年玉毀  
瓶墜才智則賢未錫服帔嗟世癡媪乃匹三事命苟  
無尤幽泉慰志告彼後人成厥慈志

柔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無次幽泉感泣咨嗟哲人無憑感泣

芳華未竟遺愛未殫悲則親其靈歎其四三事命苟

無次幽泉感泣咨嗟哲人無憑感泣

芳華未竟遺愛未殫悲則親其靈歎其四三事命苟

賦思祭左副都御史二如孫公文惠余則次主之  
大河之北燕趙之郊太行蜿蜒而東走滹沱漳洩之  
間風氣攸鍾篤厚沉摯往往產倜儻非常之人以濟  
世庇民嗚呼若先生者其耀夜之星精而瑞宇之麟  
鳳乎而胡竟厭世而長辭乎先生早歲胸蟠百家蜚  
聲藝苑壯而掇魁南宮對策高第司李海上不事銛  
筒鉤鉅之術而發奸摘伏明允無冤二東退思歌之  
秉銓理典前後二十餘年甄別流品引賢若渴較士  
山陝所得盡知名士及躋總憲方將奮力澄清使斯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七

世斯民再見太平而天不憖遺騎箕上列雖尊榮之  
已膺恨効用之未極區中之緣已絕蒼生之望遂虛  
此海內賢士大夫所悼嘆而同悲也抑介之悲不盡  
於此介恒念先君子卓犖不羈少所許可獨見先生  
則請益娓娓退而命介曰孫銓部善善周惡惡嚴而  
祇慎廉平繼趙儕霍先生掌選舉樂彥輔山巨源之  
流也余識之有年及余成進士先生方在銀臺忘其  
爲後進而引之二仲之列且數相與商確天下大事  
勉以直言敢諫爲先救時行道爲急余佩先生之誨

若韋弦卽如畿南荒地亡下一事不蠲免則追呼追  
呼則必逃亡逃亡則必寇盜寇盜則必攻城掠郡滿  
漢飲飛之旅必大集而蹂躪之是無畿南也先生獨  
痛之深念之切力贊門人直指鄧公再具疏請蠲而  
畿南數十州縣室家父子始有寧宇雖

朝廷之鴻恩而實先生回天之力也以故輻輪歸自  
京師瘦陶紳士叟穉數萬人遮道呼號斯時也天地  
爲之慘澹鬼神爲之嗚咽而况受知如介其腐心疾  
首當復何如故介之悲來橫集而莫可解也介痛降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割枯恃雙失雞骨支床者半載雖灸絮已伸而有穢  
未吐念典型之不作嗟哲人之已亡誰復錫我以嘉  
言導我以指南也元飈倚薄歲將暮矣乃復升酒於  
壘載肉於豆酒泣而哭柩側嗚呼哀哉涕却留而已  
零杯欲奠而先覆臨風傷盡黯然荒眩先生其鑒臨  
而歆旃耶

祭方伯猶龍楊公文

惟靈萃坤輿之間氣秉恒嶽之英華早掇科名馳聲  
翰院雕龍繡虎世謂足以狀其才也驚鴻掣電世謂  
足以狀其書也光風霽月世謂足以寫其襟也蒼松  
翠筠世謂足以名其節也嗚呼是遂足以盡吾友之  
心哉夫其胸懷浩浩落落嘗與天下之賢士大夫游  
接引如不及思欲反一世之澆漓以躋於乾隆之盛  
此我友之素志也而今已矣尚何言哉方丙戌丁亥  
之間滄波橫流人心糜爛世不復知有名教行檢爲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无

何物獨我友痛惡幽昧險隘之徒每見於文詞坐談  
間如青精之與溲渤較然其不雜也以是不悅者衆  
若聲詩一遺世皆驚於六朝綺縠之習高者步趨隆  
嘉諸公以爲有軒冕臺閣氣獨我友與余推尊少陵  
挽回狂瀾之東而砥柱之海內文人墨士至都者風  
走響應一登龍門聲價十倍豈虛語哉及其出爲晉  
臬平反讞獄廷無冤民右轄豫中綜覈錢穀盡剔積  
弊然尚有宵人中傷天下正人君子聞之莫不駭嘆  
以爲嫉此蛾眉墜及麟鳳也及叱馭藩歷棧道覽



劍閣之崔巍哭武侯孤墳於定軍山中訪工部遺跡  
於浣花溪間其詩遂空前後作者嗚呼今天下飲食  
之人不復知世有文章風雅彼蚩蚩無足恠其雅尚  
操觚者何嘗不吟咏憑弔有生不見古人之恨若吾  
友猶龍者與古人相衡量詩則摩詰大復文則劉勰  
李翱何在內則擯之而不使容在外則撓之而不使  
進卒困窮抑鬱以至於死我友有靈其亦興投畀之  
思而發不平之鳴於白玉記樓之後耶雖然吾友學  
道有年其於是非人我自左遷後未嘗置諸口頰聞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其屬纊之從容安詳與殷子伯巖談若平時蓋視生  
死如一致而齊得失於兩忘矣豈復有是念又作如  
是悲然余猶爲此言以慰其靈者誠以天下後世愛  
才之心不可不抒妬才之流不可不斥友朋之義未  
至往往而絕也其他生平相與立朝梗槩見於文集  
行實不能盡述且亭詩數卷余已託友人刻之浙中  
嗚呼猶龍其果死耶其竟不死耶

祭兵部督捕右侍郎賢甫楊公文

天生哲人夫豈無意亦既篤生宜克永世厥用未殫  
而遽賫志朝野中外罔不揮淚維公之材鉅鹿名器  
丙戌南宮曾叨附驥筮仕聊城輿人頌惠主政樞曹  
超遷卓異校士鄉闈分典兩試藻鑑瑩然得人稱最  
晉秩僉憲釐奸剔弊攝學使者文治以粹寵錫再三  
歷進卿貳副憲西臺余忝獻替直言敷陳奉

命告祭弔古興懷風雅流麗追逐高岑駕軼時制秦蜀  
遊歸簡司馬位職在督捕心存愷悌庶獄庶慎慈祥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廣濟憫彼氓愚戶曉律例刊布嘉言勉相勸誨方慶  
于門親睹軒駟方祈仁壽允荅陰陽彼蒼不憖竟俾  
溘逝法星墜災庭懸罷繫訃聞驚傳郝春相閱當宁  
歛歎正人噫喟公壽古稀豈爲早頽但揆羣願未能  
協慰余譜蘭芬重之姻締喬木絲蘿互爲子婿洛下  
耆英方圖把臂胡寧忍予棄予如賓嗚呼賢甫今何  
爲乎心靈曠遠爲明神乎遺孤弱息來省念乎嗚呼  
痛哉老成凋謝典型曷式我泪河懸我胷臆室公館  
旣捐公容曷睇平生未了我敢辭勵幽明如貫痛有

岐蒂昭昭公靈具深鑒諦一東生芻臨風決背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東生芻臨風決背

祭沈曙白太史文

嗚呼曙白天既豐於其德胡爲阨之以期厭人世之  
紛濁乘鸞鶴而逶迤甫邀榮於一第收視聽而長辭  
溯弱冠之馳聲也誠書淫而傳癖每倦吻以唔伊脩  
摩天之健翮襲瓊佩之陸離叶篇什於風雅卑綺麗  
而上之柰何公車屢躓泣玉埋竒馳驅燕趙之野遨  
遊齊魯之匯託羣比於阿下棲鷓鴣之一枝及其奮  
幟詞苑振藻清時

天子聞之動色宰輔見而解頤行且豎補天浴日之烈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光琰琬而勒鼎彝何昊天之不弔溘一逝而莫追自  
古聖賢不能免隨大化以推移惟陰陽之爲害誰其  
回過隙之炎曦無松喬之大藥赴幽冥而起涼颼嗟  
妻子之睽隔顧琴書以含悲恨鬼伯之催促咸齋咨  
而涕洟羗友朋之篤摯信竟爽其能知嗚呼哀哉尚  
饗

會祭山東巡撫袁九敘同年文獻大星而文獻  
嗚呼袁公自丙戌之大比兮魁南宮而名揚試奏疏  
於宣政兮乃切中乎紀綱余翱翔於秘省兮君力効  
夫助勲暨丁亥之秋季兮余隨君以趨蹌每慷慨而  
進奏兮或午夜之徬徨同受知於賦兮賦思之  
鞞座兮厠梧掖而拜颺余掌憲於烏臺兮得同事以  
贊襄既倡予而和汝兮如並坐而鼓簧當滇雲之初  
定兮時反覆以狍猖借公才於保釐兮授節鉞與騰  
驤資白粲於天府兮服袞衣而繡章曰汝往其欽哉

兮維南服之福慶計撫滇及九載兮聿績用之懋彰  
士曰師而民曰母兮布懷保於遐荒稱兕觥而介眉  
壽兮屆烏撒而訖麗江嗟嚴君之溘逝兮羗泣血以  
俛俛再陳疏以控籲兮比烏鳥之悽愴乃馬首之得  
北兮溯江漢之滄浪聞啼猿與鳴鳩兮助哀思之茫  
茫旣服闋而依墓兮感駟鹿之吉祥際青齊之阨危  
兮連水旱而災傷延推公以撫綏兮旋叱馭於東方  
忽歡呼若雷動兮樹海岱以甘棠尚德禮之雅化兮  
銷貪墨之豺狼何昊天之不弔兮殞大星而云亡維

天子其震悼兮失股肱之貞良命性牢之加腆兮允易  
名之克昌嗚呼哀哉自光岳之分裂兮聿材俊之多  
僵公才度聿淵雅兮若干頃之難量德中和以純備  
今擬玉質而金相余常謂公以可相兮時或目余以  
爲狂今蓋棺而論定兮豈余言之不減

辭曰公貌不覩公名則香交忝王貢匏繫恒陽炙絮  
千里桂酒椒漿文擬楚些有淚盈眶公神不滅化爲  
星光來聽余文屋月在梁幽明何隔茹其芳腳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五

天子其震悼兮失股肱之貞良命性牢之加腆兮允易  
名之克昌嗚呼哀哉自光岳之分裂兮聿材俊之多  
僵公才度聿淵雅兮若干頃之難量德中和以純備  
今擬玉質而金相余常謂公以可相兮時或目余以  
爲狂今蓋棺而論定兮豈余言之不減

飲博祭徵君孫鍾元先生文  
嗚呼光岳雖裂元氣未停間氣所發拔萃鍾靈燕山  
之南易水之上乃有先生翱翔千丈道喪千載羣喙  
爭鳴洪鐘既叩聿聆元聲九流渾濁曷其有極兼總  
遺經匪可易測嗚呼先生學爲聖賢始於立志年邵  
德崇斯文未墜蓬蓽而行有道無位羣流何歸望風  
涕泗先生之行不可詳贅要其大者莫先孝弟失怙  
失恃匪莪伊蒿廬於墓側中心惻惻兄弟讀禮霜落  
風號六載孺慕念彼劬勞遠避閨閣灌園桔槔瓜瓞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微異泣血嗷嗷不御腥血而况醇醪彘臠鼠庭走  
猿猴於斯時也先生之孝爲高子羔黨禍之興毒痛  
莫禦浮丘廓園並幽囹圄同門之朋奉頭竄鼠高咏  
北風定交杵臼爲之居停以延以竹月落梁空蕭寺  
逆旅歛金入都不遑啓處書達榆關色動當宁金石  
不渝何畏刀俎於斯時也先生之義爲孔文舉我生  
之初民之振振我生之後民之駢駢有馬蕭蕭有車  
鞞鞞相彼原野鬼火青燐相彼室家婦子呻吟士詎  
於朝寇熾於秦妖氛仰射宮闕爲塵鼎湖龍髯九廟

作薪西山絕頂聚召芳鄰掃地而誓怒髮生嗔氣吞  
逆闖以濟斯人於斯時也先生之勇爲田子春皇古  
旣遙淳風斯缺壟斷墻間朶頤饕餮捷徑終南銅山  
金穴薦辟屢加夷然不屑食簞飲瓢其心則悅樞部  
諄誠茅生激切本色燕人寧惜頸血士各有志希踪  
往哲雙峯之陽耨而不輟於斯時也先生之隱爲陶  
靖節伏几襲裳張目而盱鵠湖嚅嚅姚江瞿瞿朱陸  
同異聚訟援枹兼容並采味道之腴取長棄短何事  
守株歷敘諸子歸於同途百泉長嘯圖史自娛遠近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七

來學破其柔愚不厭輓季不羨唐虞春花秋月夢覺  
晏如於斯時也先生之道爲邵堯夫嗚呼先生今其  
已矣先生之生得天者厚先生之學髦而彌久鄉國  
天下以善取友虎吻寄身歷險與否履道坦坦動而  
无咎與天爲徒虛而能受九十二齡啓足啓手其形  
雖化其神不朽遙瞻蘇門洒涕陳酒高節清風世莫  
能垢

蘇門洒涕陳酒高節清風世莫能垢  
蘇門洒涕陳酒高節清風世莫能垢  
蘇門洒涕陳酒高節清風世莫能垢



嗚呼世之人可以死而不死者何多也不可以死而  
竟死者乃有鴻公是則命也夫鴻公之爲諸生則名  
士也爲博白令則循吏也爲吏部則毛玠山濤匹也  
何可以死而今竟死是則命也夫命者無可奈何之  
數古之聖賢所不能與之爭也然或生而辱或死而  
榮則生平之樹立使然若鴻公者生平所樹立其視  
世之賢不肖何等也今春夜飲我於臥遊之堂有召  
林桓史焉鴻公及門也夏朔祖我於國門之外有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庵子修焉鴻公華萼也秋初以文贄我於鎮州之寓  
有汝遠昆弟焉鴻公式穀也孟秋廿五懷我以七言  
之詩如飛雪落花焉鴻公佳什也會幾何時而訃至  
矣初疑其不然旣而恠其然又旣而痛其不應然而  
然彼世之人可以死而不死何鴻公之不可以死而  
竟死耶曾憶宋人有詩云醉別西溪如昨日露晞漚  
滅已多時然如我鴻公之英氣灼然其精靈式憑常  
在乎黃山之側派河之湄其不隨生死爲起滅也審  
矣冥而有知其來鑒而來享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都諫梁素洲年伯文

恒山崩崩滹水汪洋鍾靈非偶奕世蕃昌大父鳴泉  
權衡神廟鎮麓巖君金吾焜耀嗚呼我公髫齡穎發  
八斗軼羣玉光劍氣不沒埃氛積厚而流燠乎有倬  
雲漢天章堅金良璞攻苦下幃藝苑騰輝蜚鳴應運  
奮翮翬飛宗匠儒林登壇先覺力障狂瀾獨行趨趨  
學詩學禮奕奕八龍禁林發藻昆季聯踪庭訓義方  
福澤未艾推以仁民恩膏孔霈

興朝定鼎詔勅是營中書日近蘭禁風清望重蹇諤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九

特簡卓操陟位梧垣引君當道奉差履畝咨諏曉曉  
周詳委曲滿漢均調玉鑿冰壺南宮分試網無遺珠  
力追正始我交雙璧中書承乏嗣遷給諫維公是法  
暨余丁艱瞻哀帖岬公也慰之懇懃無已違公一歲  
日月幾何彼蒼不弔忽而沉疴遺容在臆遺札在牘  
語不可聞書寧忍讀嗚呼哀哉公神赫赫公視茫茫  
乘彼白雲游於帝鄉死生旦暮幽明何隔不腆之奠

蕙蒸蘭藉

而祭翁紫芝年伯文風赫耀文風公之文亦效  
夫人於世惟以忠孝大節爲重耳然世必有義方之  
父而後有忠孝之子孝旣篤矣忠亦生焉此國家所  
以隆錫類之報而友朋所以重登堂之感也余自昔  
年與楓隱同舉於順天公之盛德懿節聞之楓隱者  
固難更僕數矣一旦哲人萎謝蓋不知其涕下之何  
從也夫生之必有死也自古聖賢莫能免者然豐於  
德而儉於遇能無痛乎公自幼積學攻苦文足名世  
長而勤儉治生以怡悅二親親沒則哀毀骨立孝動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四

鄉閭生平雅愛佳山水常徜徉西冷天台間有終焉  
之志考其梗槩殆古隱君子者流歟及楓隱奮翻燕  
闔以中翰擢拜諫官疏數十上敷陳愷切皆開狃大  
務有長沙敬輿之風天下方想望丰采以爲旦暮且  
秉樞要登政府藉高爵厚祿以顯榮其親而孰意公  
之倏捐館舍也豈非所謂豐於德而儉於遇者耶然  
以楓隱之嘉猷入告正色糾彈不避權貴雖其性生  
忠純蓋本之庭訓非一日矣自今楓隱以奔喪去位  
而輦下虛青蒲之望掖垣減補牘之風公之存沒關

於斯世斯民者非偶然也豈獨一身存歿之感哉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四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嗚呼聖人遠而言滄漭兮異學競起以爭鳴舍康莊  
之正路兮趨荆棘以縱橫人思樹一赤熾兮家欲主  
夫齊盟聿巧言之亂德兮若竟天之櫬槍嗚呼先生  
學術既有所本兮胷復不失其權衡宰百里之花縣  
兮舉卓異而標令名歷諫垣之清要兮封章電掣而  
雷轟際世運之滄桑兮已改玉與改步更薦剡之華  
袞兮膺纁帛於異數遂滄登於銓宰兮俄急流而却  
顧謝聲利之紛華兮製荷衣而佩寶璐肆覃心於著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述兮尤耽精於傳註闡易象與春秋兮標或問之奧  
趣訂考亭之定論兮撥簧鼓之雲霧纂益智而志人  
物兮言侃侃以非誤過八旬而猶健兮手不離乎章  
句每寄我以瑤編兮攄心理之攸同不自秘其蘊蓄  
兮鬱退谷之寵崧斥蔥嶺之空幻兮揆聖域之隆崇  
冀享年及期頤兮何忽忽而告終望燕山以流涕兮  
脂吾車兮秣吾馬痛正人之云亾兮率兕虎於曠野  
忽中道以猶豫兮賜丸轉而若瀉望寢門而悵惓兮  
寄哀情於奠羊靈昭昭其未泯兮庶髣髴而來臨者



祭張仙槎年伯文

嗚呼公不可作矣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必有夜也自古聖賢居常以待終莫可奈何惟克盡其所得爲之事而無憾者斯其生足榮而死足哀矣若公之生平豈不昭昭在人耳目間耶公少膺鄉薦文行彪炳一時初授閩中司李以卓異舉陞鄭州守又以卓異舉非恭敬而信忠厚而寬明察而斷不負所學者能若是歟繼以註誤歸里鍵戶教子鳳毛麟角並耀秋旻其幼者亦皆彬彬國器恒南荆北推公義方之教爲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四

最乙酉起用所至有聲居秋官分司貴州平反最多天子以閩粵多事見公才堪治劇乃授公以邵武師帥之任公卽日治裝就道方思夙夜淬厲拯恤氓庶何意疾病未聞一朝溘逝耶嗚呼公不可復作矣一人之身弱冠爲名孝廉在外爲良有司居司寇之屬爲真執法可爲克盡其所得爲之事而無憾矣舉丈夫子五人孫五人盛德之報已享於生前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必有夜也而又何悲惟是甫膺熊軾之寄而弗獲追襲黃之績以圖報稱此則公之齋志未遂而

人之不能不爲公悲者也憶前歲孟公懷霜守邵武  
數月以丁艱歸里未幾而歿今公又甫拜而告終夫  
善人君子難得而易失昔歐陽公嘗歎之矣嗚呼此  
真邵民之不幸也豈獨桑梓之厄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四

人之不幸也豈獨桑梓之厄哉  
數月以丁艱歸里未幾而歿今公又甫拜而告終夫  
善人君子難得而易失昔歐陽公嘗歎之矣嗚呼此  
真邵民之不幸也豈獨桑梓之厄哉



祭外祖明故驃騎將軍喻雅張公文

嗚呼外祖棄捐帖括奮志戎軒桓桓矯矯躬佩橐鞬  
運之遘否乃趣丘園朝經暮史鉛汞討論嗟外祖母  
忠毅發源和丸晝莪采蘋采蘋昊天不弔星殞雲奔  
舅氏無祿伯仲蹇屯蒸嘗不祀梧捲奚存堯山之北  
泝水之源地名小里藏魄與魂樵吟牧唱狐兔扳援  
外孫仕宦密勿承恩一十六載乃歷山樊椒盤桂酒  
涕淚潺湲九原可作聞此聲吞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四六

祭外祖明故驃騎將軍喻雅張公文

嗚呼外祖棄捐帖括奮志戎軒桓桓矯矯躬佩橐鞬

運之遘否乃趣丘園朝經暮史鉛汞討論嗟外祖母

忠毅發源和丸晝莪采蘋采蘋昊天不弔星殞雲奔

舅氏無祿伯仲蹇屯蒸嘗不祀梧捲奚存堯山之北

泝水之源地名小里藏魄與魂樵吟牧唱狐兔扳援

外孫仕宦密勿承恩一十六載乃歷山樊椒盤桂酒

祭外祖明故驃騎將軍喻雅張公文

祭趙友槐隱君文

惟公宣霧毓奇滄陽鍾粹生而岐嶷被服仁義垂髫  
之年研究詩易吞篆擷花文壇赤幟堂構克成箕裘  
弗墜騰譽蜚聲國雍游肄交結知名羣欽大器持籌  
治產適我御窮俛拾仰取力畜務豐倉箱斯積比櫛  
墉崇計然之策陶朱之功貨殖受命消息與通惟勤  
惟儉慎始克終嗣遇歲荒野多僵餓骨肉相食揭竿  
爲盜世乏長孺筑筑誰告公獨惻然指困敷膏囊無  
遺金恩噓萬竈愷悌以施而非爲報晚而謙退恒若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七

不支教誨里閭遠邇式思不位而尊不名而垂古王  
彥方庶其似之冢君元登爲余弟嶽矩步禮儀不彫  
太朴文擅轡龍才屬鸞驚遽邀封章燠乎有倬何公  
厭世遺蛻高蹕壽登大椿音容維逸白雲在天素風  
飄幄余忝葭莩景仰老成茲當祓禊輒歸九京有樽  
酌醴有俎載牲聊陳炙絮洒泣兩楹惟冀有知鑒余  
丹誠

祭白方玉文

嗚呼方翁而今已矣抱道不仕四十年矣有德無位  
命之衰矣七十有七壽得中矣有書在架我佚集也  
有園種蔬自娛齋也妻既先沒誰爲諡也厥有箕裘  
後嗣繼也嗚呼哀哉自古聖賢莫不有死北邙之丘  
莫知其紀君子之生貴循其理君子之死亦安其止  
惟翁不仕恭守典墳貧也非病其道則芬旣不避人  
亦不避世土屋繩牀怡然流憩處常待終心無所繫  
嗚呼哀哉惟我知翁翁真隱者天爵旣高人爵如苴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哭

望爾之廬有淚如瀉炙鷄豚肩奠此杯竿

祭太學生裔京弟文

嗚呼紹子其不復見余耶死者人之常然世之庸人其死也泯泯無聞而才士之死則君子歔歔痛悼之而欲絕况吾與爾同祖爲同堂之兄弟耶昔戊寅之歲大兵南下栢城不守余從先人避難天柱山爾纔五齡耳迨爾入泮以後已有疴羸之疾余時方宦長安常以寡慾節食之言遙爲爾勸暨爾薄遊山右西方諸侯多有下榻者而爾志氣亦漸覺稍舒旋遊江南過二十四橋登金焦二山上鳳凰臺與吳越諸名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四九

士倡和諸名士亦莫不相見恨晚謂余之有弟也而何意一旦溘然耶嗚呼痛哉爾數不得志於有司今春以例入監然志未銷歇秋闈後以文示余余甚許可旣而竟落孫山是則命也比余擬程文以寄爾爾深契之嗚呼紹子豈可謂不知文者哉而孰意其一且溘然耶爾生平雖無他著述表見然立身恆恥於爲不善而與鄉人處則仍油油然長於咏詩如縣誌十二景泛舟及江南諸作尤其超然者余生平雅不好俗子庸流一聞有好學深思者不啻愛之如性命

思之如饑渴而何況出於同祖爲吾同堂兄弟耶而  
紹子生未有一命之榮死有無窮之憾則余之痛而  
悲悲而泣當復何如乎最可悲者有一長子而殤今  
歲舉一子而殤其胞兄雲子念之也爲之立孫焉今  
笑笑在抱也而又有五女嫁者二其二尚幼孤兒寡  
婦人生至此將何以爲情耶自今以後惟有收拾爾  
之遺詩刻爲集以傳後其孫他日稍成立也余則扶  
植女將適人余量資其粧奩而已嗚呼紹子幽明一  
理爾豈其無知耶爾豈其無聞耶嗚呼哀哉有牲在  
俎有酒在尊魂魄不愚翻其來臨尚饗

乘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五

祭大廷尉岱仙于公文

嗚呼鳥兔迅飛歲月如駛哲人之萎兼葭何倚道之  
不行匪虎匪兕時無越人一病則瘠升屋招魂不歸  
來只國喪良臣周道誰砥嗚呼哀哉憶昔與君蜚聲  
序齒對策彤廷後先鞭弭頃刻萬言

天子褒美我入木天公爲御史上書呈言獻可替否利

濟生民動色禁紫豸冠峩峩振肅綱紀視浙鹽鹺清  
操如水迨余釐奸搢紳嚙指公勤往來酒漿腊脯乃  
升京卿拜揚殿祀掄文豫章網羅才子于玉筍成班謂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五十一

公得士余歸鄙南姻戚伊始樛木在北附之葛藟司  
寇三年移官大理天下無冤格以有恥旦夕八座金  
旣停啟昊天不吊輒令公苑星殞於空巷爲罷市一  
老不遺涕泗何已公之懿行書不罄紙輿論允彰應  
得嘉謚余叨葭莩痛心如痛涕泗滂沱爲公之誄公  
有令嗣鳳毛麟趾公有弱息瓊枝玉蘂蓼蓼者我無  
父何恃有酒在尊有肉在几來格來臨鶴駕至止尚

饗

祭大廷尉岱仙于公文

祭中憲大夫潮州太守叔氏麗榆公文

嗚呼時命之多舛耶人事之不齊耶高省等之報其  
果真耶聲音笑貌從此其永不得見耶嗚呼哀哉人  
生孰不死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若府君之死  
其重於泰山者耶憶昔年朝夕課誦講求此時雍雍  
親遜之風猶彷彿如前日耳洎乎中歲屢困場屋鬱  
鬱不得志其骯髒潦倒之氣人共惜焉及登仕籍又  
不得清華要地聊就幕職別駕桂林跋涉煙瘴之鄉  
可謂偃蹇於功名之路矣然而撫恤勞來甘棠遺愛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尚在也至佐離政於山右清理有方萬竈之感恩不  
異桂林也暨乎半刺金陵聲華籍甚然不過贊襄輔  
翊厥施卒亦未竟迨刺史潮陽而敷化專城庶幾展  
抒所學而迺叛臣梗化城社覆亡府君以眇眇之躬  
誓心報國力弱寡援焦勞盡瘁不受僞職亦加於頸  
終不屈節坐困以至於死雖古之殺身成仁者何多  
讓耶嗚呼哀哉兵戈未靖壁壘多艱揮淚同空低徊  
無策對杖履之蕭條感庭除之寂寞回憶一堂聚首  
晨夕言歡之日已不可復得而輻車北旋未卜何日

扶柩逆旅未審何人丹旒遙遙未知何日始歸厝於  
先人之兆言念及此能不悲哉然生而施德於民歿  
而盡忠於國大節所垂萬古爲昭九京有知其來格  
而來歆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五三

而來前傳

而盡忠於國大節所垂萬古爲昭九京有知其來格  
而來歆耶



祭孺人魏母李太君文

天生淑儀維德之良壺範實茂長發其祥遠過陶母  
上軌敬姜丸熊著美彤管流芳生自名門令則有常  
儉勤是懋仁厚相將相夫有道教子義方聿助乃德  
政化宣揚亦厲乃心鸞鳳騰翔經理庶務慮遠周詳  
慈和逮下嘉德不忘復禦外侮克柔克剛夙敦孝養  
致敬高堂甘旨無失匪勉不遑家訓是嚴大義煌煌  
珠珥不飾樸素有光斷機夜月畫荻秋霜于登天府  
策名巖廊聲滿掖垣勁節孔彰維母之德啓後無疆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五

倚歎孺人峩佩鏘鏘于歸色養斑其衣裳下氣怡聲  
春酒未央昊天不弔忽而淪亡吁嗟孺人未克表章  
欲往從之道阻且長忝馨遙薦介爾豆觴星婺有靈  
來享洋洋

祭淑人王母許太君文

蓋嘗聞諸母儀考諸女史其間能爲母者或未必盡  
能爲婦而能爲婦者又未必盡能爲母兼斯二者固  
已難矣而况遭家不造集蓼茹荼撫茲藐孤克有成  
立閔大箕裘光衍奕世則尤古淑媛之所難也維王  
母許太淑人者恒郡令族司馬名閔方禮部公失琴  
瑟之好而求徽音之克嗣也時則擬於平陵之德耀  
而九十其儀以迎之矣載及廟見克謹婦箴裘褐在  
笥井臼操作鷄鳴視具蠶織爲常遂使君子若未嘗  
喪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五

亡耦蓋已自失其貴倨而勤儉以敦坤德者也迨良  
人蚤沒辟纊空房匣鏡琴弦瑤池冰雪雖封髮斷臂  
之節無以過是若乃有淑其慈裕我後昆和丸之教  
愛若己出死者復生生者不媿俾六歲遺孤學成名  
世奮跡禁林爲國麟鳳豈不益繼響孟陶揚芬彤管  
者乎余固於太淑人之逝而不能不深有感也方天  
啓之季貂璫用事剝蝕正人爾時皇轡失御三光虧  
明鄙上趙儕鶴先生羣賢領袖首被謫竄太常公以  
宅相之戚株連黨錮編管荒徼毅然就道無戚容太

淑人坦然慰勞之盡脫簪珥以爲道里費督理家務  
不遺內顧憂謂見能爲滂吾豈不能爲滂母者耶洎  
乎天運旣移拔茅彙進九年之間大典禮大政事諸  
公所不能辦者多裁決於太常公非有得於太淑人  
之教而能然歟是卽象服玉珈躋大年而頌純嘏固  
其所也而乃歲月不居音容遽謝素闌黯淡帳結靡  
依此則趨邇同爲於邑而桑梓尤深悲悼者也雖然  
太淑人以早歲守志稱未亡人者五十餘年艱阻備  
嘗以教育子若孫克大其家聲太常公旣行登三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五

方伯公又復屏翰西陲忠孝萃於一家節義備於一  
身皆太淑人盛德之所培育也而亦何憾而又何悲  
哉乃虔楮帛載列明禋太淑人其來鑒而來歆耶

其世也而代也其不欲言者豈獨太常公與吾伯也夫  
公汎不猶擬書之燕也夫太常公與吾伯也夫  
乎天運旣移拔茅彙進九年之間大典禮大政事諸  
公所不能辦者多裁決於太常公非有得於太淑人  
之教而能然歟是卽象服玉珈躋大年而頌純嘏固  
其所也而乃歲月不居音容遽謝素闌黯淡帳結靡  
依此則趨邇同爲於邑而桑梓尤深悲悼者也雖然  
太淑人以早歲守志稱未亡人者五十餘年艱阻備  
嘗以教育子若孫克大其家聲太常公旣行登三事

聖朝祭嫂馮宜人

嗚呼魏氏之世其德久矣而淑慎其儀涓潔祭祀共承宗祜以開佑後昆者全於壺則是賴蓋吾讀家乘而見雷孺人以下及趙恭人程太夫人芳規懿績咸足以揚芳彤管而我母張太夫人則尤盛德在躬遠邇聞閣奉爲師範惜享年不永以己丑年終僅得中壽五十有五閱今十七年於茲矣而吾嫂又以甲辰十二月告歿其享年適與母夫人等嗚呼何天奪吾家壺則之速也嫂生自名門爲大司寇鍾華馮公之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七

女孫榆社令畧陽馮公之長女其歸余兄也甫及笄事先張太夫人甚恭處盡室尊卑咸相得無間言戊寅之變匿村社廢墟中得免似有鬼神佑之者旣以庚辰辛巳歲歉宜人出其簪珥珠石易米穀以佐余兄讀書費壬午文戰不勝益勸余兄發憤下帷乙酉已中式復置副卷入國雍宜人曰家貧親老曷仕乎筮仕得山左之費時值寇警犯淄川蒙陰等邑聲勢漸逼時方侍先張太夫人於費多造醢餼餼糧以犒登陲者民咸効力致死賊攻數次力戰却之悉宜人

闔內力也居兩先人喪哀痛盡禮後兄補建昌隨之任擢淮安同知隨之任擢四川龍安太守隨之任凡兄心有善舉宜人不惜費力贊成之既而擢山左鹽運轉運使隨之任是則自結髮以來生死流離患難貧賤富貴無一日不相從糟糠妻若此者洵希覯哉而胡以一病不起竟棄世而長逝也嗚呼哀哉宜人之綸綍封矣子若孫咸成立矣養生送死當年既曲盡于婦之道矣以是而死庸何憾余所淒然有痛於中者則以兄生死患難貧賤富貴以來無一日不相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五

從而條然離散爲人生最苦事而亦嫂在天之靈所不忍聞嗚呼余家五世爲長門宜人稱冢婦冢婦之生死關於魏氏闔則豈不重哉已命僕人赫呈玉至歷下以少牢祀而哭之茲又令勳兒匍匐長號酒泣牲醴以祀嗚呼言不可殫述宜人之靈其翻然而來格耶尚饗

五馬山祈雨文

惟北岳恒山乃天地之根源萬類所滋息功在四岳之上德居五行之先所謂天一生水也而茲山爲岳之分支自大茂蒼巖封龍蜿蜒而來蟠結凝聚山巔有神水三池其氣上通於天乃神靈之所感也豈他山之比哉昔人名此山爲五馬者蓋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不欲顯言龍故曰馬耳而或者琢石馬以象之亦未足以知之矣山爲贊皇高邑柏鄉之鎮山實數邑之司命與雲致雨沃澤禾稼久矣惟神攸賴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五九

矣今者驕陽爲虐連月不雨二麥將枯秋禾未布大寇發於隣境士民嗷嗷待哺此誠生死存亡之機不得不哀懇呼籲於神明也嗟乎五月絲而二月穀痛哉夷中之詩老翁去而老婦悲哀矣石壕之句惟祈大沛甘霖立蘇窮困山頭五馬自非渴驥之奔泉而鄙上千秋行慶鳴鳩於馨鼓攄誠以請神其鑒之

告崔府君廟祈晴文

蓋聞陽舒陰慘乃天地之大經日暖風噓實覆載之神力凡茲萬寶仰藉生成必愆伏之無偏斯性命其各正今歲當癸丑序屆秋成方期百斯倉而千斯箱同我婦子庶幾咏豐年而歌大有慶彼農人不意久陰之不晴以致霧露之爲沴雖積陰上達大造每出於無心而久雨思乾小民實切於顛望且風日之不睹則濕腫之爲災病將作矣心實懼焉惟神正直聰明享受禋祀望施巽二之良能早使秋成之告竣或請命於箕宿或轉達於岳祠則萬物無疵癘之憂大田有多稼之利倘獲神明之昭格敢忘祈報之懇慤

勅封文林郎先考拙菴府君行狀

先考諱字元昌號拙菴晚年自號魏燕侍御公  
冢子也先祖母姪時夢有大栢自屋參天而起及覺  
生父遂以命名少而岐嶷丰姿韶秀穎悟絕倫一日  
數行並下壬子弱冠鄉試鄣上趙忠毅公卽以大魁  
天下相許癸丑侍御公見背祖母孀居十餘載數病  
父日侍湯藥日不交睫諸叔長者甫甌幼者尚在襁  
褁家業未成外侮洊至日夜拮据延師課督數年婚  
娶以畢先後並有聲於黌序少而游俠慕信陵平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之風親友待以舉火者廿餘家胸有丘壑抱向平之  
志已而念家世閭閻恐貽弓冶羞同平無臯馮子邵  
健戶三月一試冠軍督學左公深加歎賞稱爲士林  
僑盼特拔恩遷第四名入國雍性耽精潔篤志縹緲  
築園於城之東隅引流種樹手植名花鄴架牙籤積  
至萬卷又於城東南十里營別墅曰柳庄中有閱耕  
樓平野堂穩睡齋半濤亭竹安雨觀諸勝讀書之暇  
杖藜散步意有所得輒形嘯咏蓋自謂畸人菟裘叔  
敖之寢丘矣每遇春煦秋爽偕二三知契策蹇西山



探奇攬異與天柱山無念爲方外友如三峯山一記  
可與柳子厚永中諸作繼響生平奇瑋倣儻洞悉世  
務當明神宗末年指畫時變上崔振峯李載心年伯  
娓娓千言無不驗之數十年後者癸酉冬流寇數萬  
自寧晉大掠而西驚塵蔽天萬衆鼎沸時大名司李  
觀海張公道經栢邑欲冒險出城父率不肖兄弟扣  
馬諫曰公出則必陷於賊且如此一邑生靈何栢雖  
彈丸倘鎮定可無虞敢爲公保之張公悟因與登埤  
捐金募殺賊者適熊弁兵自南至將倉皇北走父語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空

張公諭以逗遛之罪懸以敢死之賞熊弁乃列營而  
出斬獲賊級二十餘顆登城獻俘健兒揚言曰朝廷  
若如此賞我輩何患賊不殺盡耶是舉也栢城賴以  
全無何總戎梁甫率四千騎至父又勸以乘機掩襲  
賊可大剗甫庸人第以賊去爲幸飲酒高會且有浮  
生半日閑之語父惟付之浩歎其後卒成燎原之禍  
云九上秋官數奇弗售不得已考注縣正思小試絃  
歌迨戊寅事起知縣劉銓棄城先逃誤聽奸人唆弄  
上書溝陷希圖末減卒之無救其罪而父亦以罷棄

不敘矣卯辰之後益肆力於讀書陳編綴卷朝夕不倦嘗教不肖等曰少而好學日出之光晚而好學秉燭之明昔人言之稔矣余年近知命窮達了然惟啖字爲飽可破愁城耳癸未夏痰症大作兩足躄躄杜門養病不預鄉黨事取魏氏家乘刪補之一切傳志不假他手家乘甫完次及邑乘又次及明書上下數百年一筆一削事始燦然惟懷宗一朝苦無實錄不肖等才謝孟堅難以續貂姑藏名山俟之異日至於經書目錄十部集精力所寄皆自扃手眼爲文適勁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潔逸從腐史出詩宗浣花以前不肯輕落一語與人談義理若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有明三百年魏氏子姓蕃衍登金閨者三領鄉薦者四明經茂才指不勝屈奈祖塋建自元末時日淹久未免有荆棘樵牧之感父始拓而大之族人益以敦睦侍御公兩任中州四舉循良第一及授烏臺陳情終養一生大節不媿古人栢邑輿論翕然乞隆俎豆三院特爲題請雖盛德在人遺直不泯而父繼述之業爲有光矣數遭大喪哀毀骨立情文備竭四方觀者如堵僕役尺寸不

敢踰卽忌之者亦云魏氏有子庭訓最嚴日有督月  
有程晉中乙酉副車筮仕山左父不憚跋涉至費諭  
以吏從米上立人在鏡中行二語曰如是則可謂良  
有司矣丙戌介捷南宮讀中秘書尋改給諫父手書  
諭曰言官論事須有關於國家利弊生民休戚若有  
一毫私意卽其言得行未免清夜有愧介凜凜然三  
復斯語一二奏疏稍蒙

俞旨蓋本之庭訓爲多卽訥慤未售者亦試輒前茅侗

甫六歲口授孝經論語不稍假以顏色晚年恂恂謙

乘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高

退不欲先人嘗自題其壁曰克讓克恭步步畏懷天  
理恥學暴富乞兒教孫教子時時照管家風便是急  
流砥柱旁涉青囊更以岐黃濟世多所存活戊子介  
校士晉中乘便歸里萊衣之戲二親融融如也今春  
忽值余姊之變噫父痛矣先母以過哀溘逝蓋室驚  
號父益痛矣不肖等托親知乘間勸曰太翁一身匪  
特關魏氏興衰且係通邑人望今高年當此傷情倍  
宜自愛父雖強爲咲語微觀其內銷耗實多八月間  
痰症陡發延醫診視僉謂痰雖盛脾脈尚健神氣無



勅贈孺人先妣張太君行狀

先妣明驃騎將軍張公長女兵部職方公孫也驃騎將軍娶鄙上趙儕鶴先生次女嫻先生之訓好學識禮爲女中丈夫生母氏年及笄于歸家君方是時先王父侍御公以兩河循卓行取考選當明神宗靜攝之年候三年命始下母與家君朝夕色養惟謹嗣先王父以養親告母與家君先抵舍諸務整理王父無不怡然者先王父以疾終外侮滂至母日夜拮据督課農桑上則奉先王母曲得其歡下則聯妯娌撫僕婢毫無間言以故薪爨無缺家君得健戶端力舉業擢選貢於國雍延請塾師訓叔五人數年間並補博士弟子員戊寅之歲家君九上棘闈矣數奇不售思試絃歌以資三徑母曰我不能學楊處士妻作詩送君但以時考之盍待諸時部選將授以山左縣令家君馬首南歸山左州縣淪沒者數十城乃嗟母之先見也栢人亦遭兵燹祖廬盡災於回祿復爲讐者恫誣對簿累年家君艱苦萬狀介兄弟亦羽繳尾敝幾不有生且荒疫大作人相食母率二三婢竭力女紅

未嘗令家君有內顧憂壬午介僥倖得錄賢書母稍  
慰曰不負吾廿年苦心矣丙戌介魁南宮獲列庶常  
母心益暢乃迎養至京甫五月而旋里以長兄魯宰  
費來迓同家君之任所家君以八月回母曰兒初學  
製錦恐未諳於撫字則獨留山左盜起濟寧道李皆  
被害蒙陰陷年友崔喙噓死之距費僅七十里鄰封  
失守者指不勝屈或以爲宜急去母曰士民所視者  
長吏吏母去士民且效尤無固志是無費也乃躬作  
酒醪備糗糧以犒登埤者諭兄魯曰費存與存費亡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七

與亡慎勿以我爲念由是費人感激無不念長吏且  
念長吏之母者鄒滕嶧泗諸山錯落賊巢如蝟毛無  
日不窺伺城下卒得屹然安堵雖兄勞苦之績而母  
氏訓教實大有造於費已戊子秋介典試山右事竣  
便道歸省月餘母固愉愉然樂也過歲來數有信使  
亦未聞有恙今乃竟以哀念吾姊之故溘然長逝也  
乎吾姊之亡也以二月十七日偶得痰火無他症介  
之聞也以廿五日不勝驚號念吾母愛姊至篤何以  
堪此不意聞吾母之訃也卽以廿六日嗚呼哀哉母

竟以念姪之故而逃耶母獨不念吾父之高年耶母  
獨不念兒之不肖尚有五人耶母又不念孀居之妹  
良人早歿笈笈守一孤兒耶哀哉哀哉無母何恃吳  
天罔極風木之恨死不足贖介又何能擗管以狀吾  
母乎母讀書通孝經論語多識古嘉言善行事舅姑  
以孝相夫以順教子以義御下以恩與姻戚以信其  
逝也不以疾病端坐而填。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奕

此不以疾...  
及卒臥夫以...  
母于母...  
天罔極風木...  
其人早歿...  
獨不念兒...  
竟以念...  
遊而...  
不念吾父...  
高平...  
耶母

勅封孺人亡室袁氏行實

孺人袁氏高邑縣庠生袁鏗女也甲申春前妻中丘韓氏卒時天下大亂流賊李自成陷燕都栢又衝途爲馬賊所掠余東西奔竄苟全性命無復伉儷之思矣至六月天不雨盡搜瓶中粟以供父母余曰一餐偃臥陋室中蓋將斃焉俄而流賊潰散西奔署巡撫丘公以順廣盜賊充斥不得長吏無以弭其變余時爲孝廉檄之令肥鄉相機行勦撫事余實不欲但念高堂方缺朝夕供計得升斗以慰之遂行父母在家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九

九

欲爲余聘袁氏蓋以貧而知禮其大姑袁氏爲余族祖元樞婦者數數稱道其賢故也時大人走信示余余曰芝草醴泉豈有根源哉古人言之悉矣遂納采余在肥擒大盜數輩弄兵者盡歸農布置稍定卽上書丘公以爲

與朝旣已定鼎部選行當有人余書債未酬尚欲爲進取計遂辭歸計在肥僅旬有五日歸而畢合衾禮孺人旣恭以謹事舅姑盡其孝處妯娌得共和御僕隸體其情而且椎髻操作大有德曜少君風余甚喜



以爲家有賢婦明年乙酉部徵余赴選余倉卒北上  
同多尊光王振微上疏言士各有志願會試余不俟  
部復南歸歸則家計蕭然猶然甲申偃臥陋室時也  
孺人謀曰歲雖歉父母甘旨何可缺盡典簪珥衣衫  
購易薪米八口稍有起色無何寧昌高柱河先生邀  
余爲江南遊余始難之孺人曰行矣秋禾將熟當身  
任收穫之勞以養父母男兒志在四方何必戀戀膝  
下然後爲孝也余遂行孺人果能任家計不遺內顧  
憂十一月余自南歸病甚臥半月始愈春闈期迫丙

戌北上旣捷南宮旋擢庶常二親大喜然通籍初例  
有煩費孺人儉用以給長安薪水無缺余以年近三  
十未有子嗣置側室孺人聞之怡然九月中迎余母  
張太孺人與孺人至都孺人寬以厚粟而和二載無  
一詬諍語傳掌雷楊猶龍二太史數相過從知余家  
瑣務甚悉常稱曰君閨門雍雍蘋蘩之雅範也余旣  
承乏諫垣頗有所論列不欲謀及婦人孺人每見余  
攢眉經營則訊余曰子必有故其以告我余不能諱  
則爲白今將言某事孺人輒了了且言多中戊子秋

余典試晉中孺人事舅姑益恪衣飾飲食無不曲體其微者二親既賢之數向人稱道不絕已丑春二月忽有家信自高宅至者云姊氏中痰火孺人與余皆大號痛以爲姊吾母愛女也何以支越二十七日僕人張進福至京報訃云太孺人痛姊大哭三日自寧昌歸家於本月十九日仙逝孺人與余一號幾絕不飲食者三日余曰家有嚴親一官難肋暫留待部題汝婦人先去家代理諸事遂卽日行孺人乘肩輿沿路號哭哀動路人又不能飲食病已深矣抵舍撫柩

號慟者數日遂臥牀不起余留京師雖設靈位寢苦塊朝夕哭上食而痛吾母念吾父如坐針氈間日赴勳司步公處門前叩首步之僕皆爲余泣下會姜逆之變大軍方圍大同部事皆不暇理遲至四月望甫上疏疏旣上余不持郵符徒跣五日奔歸入門於母氏靈前號哭數日旣而詢問孺人則奴僕以大病對已有不可爲之狀矣嗟乎痛哉孺人孝婦也使孺人稍自愛其軀卽日夜慟哭而或勉強飲食亦未必至傷生滅性而孺人不計及此者其天性之善然也孺

人既大病延醫調視久之皆無效至九月廿六日亦告逝蓋後先君五日而卒也嗟乎世人之不幸者多矣亦有不幸福者哉余骨如柴淚如雨魂魄逆散亦幾不起復念祖父以來多有未了之事迺強自排遣用藥餌再留殘喘庚寅既塋兩先人於祖塋之次辛卯二月廿四日同友人喬子百一相地於南郭之西而窆孺人焉世或以孺人齡既弱其塋也早雖膺封誥未得久享其榮咸惜其福薄余謂人苟無可稱述雖耆耄之壽亦多食人間數斗粟耳若孺人之溫良惠和貴賤一致卒以孝死以之垂則閨壺雖百世可也余不忍孺人懿行蠲節淹沒無聞故畧述其生平梗槩使後之子孫知所紀述以待觀風者之採擇孺人爲不死矣孺人生於崇禎己巳年五月廿五日午時卒於順治己丑年九月廿六日卯時子一人勳

